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龐兆懋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四　　明　彭大翼　撰

典禮

喪親

禮祭統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

五日不食

禮檀弓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又間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歛焉則壹不食

三日後歛

禮問喪死三日而後歛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歛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

風木之悲

見予

蓼莪之德

詩小雅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期而猶哭

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

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遂除之按禮為出母齊衰杖朞伯魚乃夫子為後之子則於出母無服期可無哭矣伯魚猶哭夫子所以嘆其甚也

見出母　死而不喪

讀禮

禮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廢詩

見子

居倚廬

禮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按倚廬謂於中門外東墻下倚木為廬也堊室在中門外不塗塈故曰堊芐蒲之可為席者但翦之使齊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

坐專席

曲禮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注云專單也貴賤之席各有重數居喪則否呂氏曰專席不與人共坐也

水漿不入口

檀弓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

杖而後能起又曲禮居喪之禮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

葱薤不屬口

孔帖郭曜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葱薤終不屬口

投冠括髪

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屍出戸袒且投其冠括髪子游曰知禮注云禮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小斂畢而徹帷主人括髪袒於房

婦人髽於室舉者出舉屍以出也括髮當在小斂之後屍出堂之前主人為將奉屍故袒而括髮耳今武叔待屍出户然後袒而去冠括髮失禮節矣故注以子游知禮之言為嗤之也吉時以纚韜髮凶則去纚而露髻故謂之髽纚即内則所謂縰者蓋韜髮之繒也

寢苫枕草

左襄十七年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

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

稱情稱服

禮雜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顔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注云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

不怠不懈

禮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人也

視聽不衰

曲禮居喪不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

哭踊有節

檀弓弁人有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毀不滅性

孝經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

以死生傷也毁不滅性此聖人之教也喪不過三年示民之有終也

毁不危身

檀弓喪不慮居毁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毁不危身爲無後也注云不慮居言喪禮稱家有無不可勉爲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

哭無常聲

禮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

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申參之子又檀弓父母之喪哭無時

感有嘉容

左襄三十一年公薨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子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季武子不聽卒立之即昭公也

執喪泣血

檀弓髙子臯之執親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注云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不由聲也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

除服毀容

孔帖路敬淳遭親喪居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不之識

祥而從政

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朞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塟而從政小功緦麻之喪既殯而從政注云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王制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庶人依士禮卒哭與塟同三月也

練而歸宫

喪大紀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注云命士以上父

子皆異宮庶子為大夫士而遭父母之喪殯宮在適子家既練各歸其宮至月朔與死之日則往哭於宗子之家謂殯在宮也諸父兄弟朞服輕故卒哭即歸也

手澤口澤

禮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没而杯圈而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注云不能猶不忍也

苴杖削杖

禮問喪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

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又集異記有孫氏求官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卜者卜者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卿當有大凶非苴杖則削杖後孫氏果遭母喪

命徹褻衣

檀弓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賔來褻衣何為陳於此命徹之按敬

姜莒女號戴巳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而季康子之從祖母也

追念闕禮

漢宗室東海孝王臻兄弟竝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瘠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時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

立相

檀弓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注云孝子之

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麄略也

卜後

檀弓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注云駘仲衛大夫曰沐浴佩玉則兆卜人之言也兆亦有凶卜者以求吉為主故經以兆言吉

也

繩纓菅屨

禮喪服四制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沐朞十二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智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注云三節謂三月練與祥也

布衣糲食

羅遜居父喪幾致毀滅服除猶布衣糲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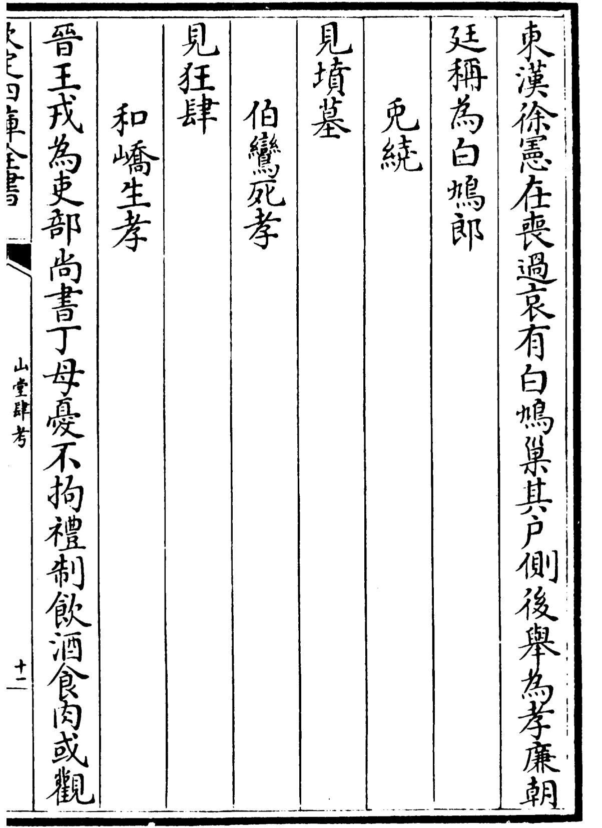
心絶志悲

禮問喪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絶志悲而已矣

柴毁骨立

隋邳公蘇威為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毁骨立上勑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必須割抑為國惜身朕之於卿分為君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按柴毁言瘦如柴也骨立言無肉而惟有骨也

鳩巢


東漢徐憲在喪過哀有白鳩巢其户側後舉為孝廉朝廷稱為白鳩郎

免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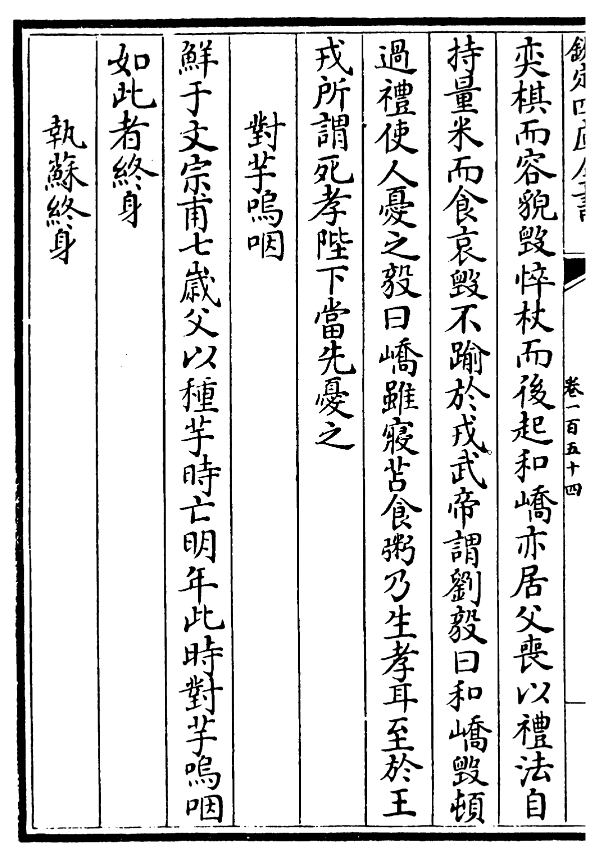
見墳墓

伯鸞死孝

見狂肆

和嶠生孝

晉王戎為吏部尚書丁母憂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



奕棋而容貌毁悴杖而後起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毁不踰於戎武帝謂劉毅曰和嶠毁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

對芋嗚咽

鮮于文宗甫七歲父以種芋時亡明年此時對芋嗚咽如此者終身

執蘇終身

卲旭幼年母病思洛蘇食之不得而死旭甚悼之後每歲洛蘇熟時執蘇哀號終身不忍食

居廢櫛沐

元讓母終廬於墓次居常佀廢櫛沐飯蔬飲水而已

藉無茵席

元德秀母亡廬於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

漬血獲屍

唐王少玄父隋末死兵亂少玄甫十歲哀泣求屍時野

中白骨堆積難以識認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骨也

少血鑱膚閱旬而獲屍

徒跣獲柩

孔帖崔衍遭父喪徒跣護柩行千里道路為之流涕又李百藥侍父母喪還徒跣數千里雖除喪容貌癯毀者累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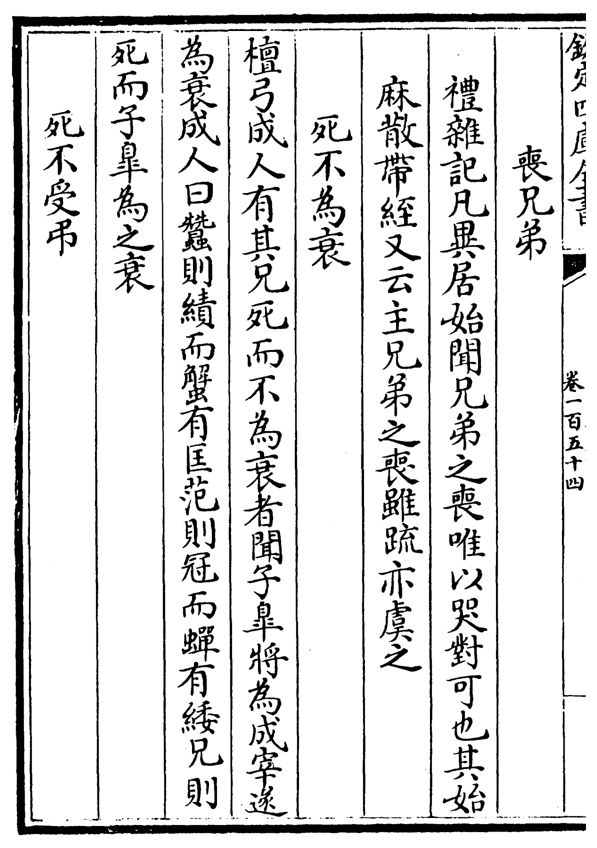
擁墳椎膺

唐李華作靈武二孝子賛侯知道程俱羅生養以孝殁

奉以哀廬於塚次號泣無節擁墳椎膺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

寢地得疾

宋元祐元年九月司馬光卒京師人罷市往弔及如陜塋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馬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名醫李積於兖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至康疾不可為矣



喪兄弟

禮雜記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又云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死不為衰

檀弓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

死不受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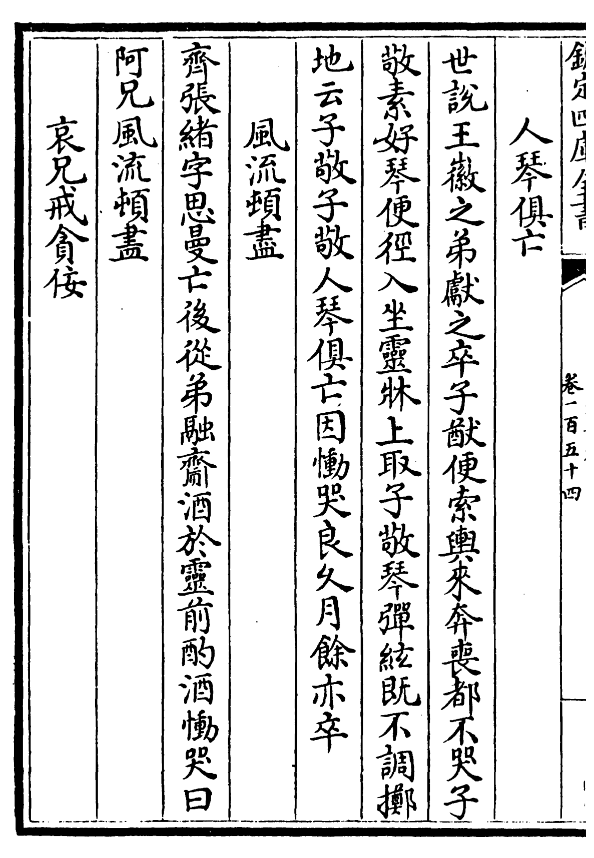
晉周顗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弟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人所殺何所弔耶敦銜之因事誅嵩

朞年不離墳

東漢馬援兄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墳墓所

即吉未復膳

南史謝曜卒弟弘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慧琳謂曰檀越素多疾即吉猶未復膳無益傷生豈所以望於君耶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



人琴俱亡

世說王徽之之弟獻之卒子猷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絃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哭良久月餘亦卒

風流頓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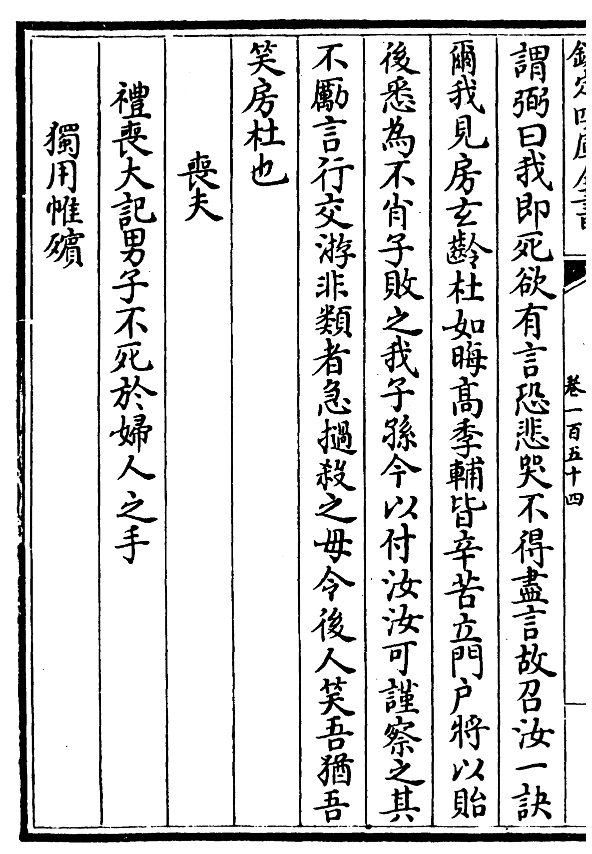
齊張緒字思曼亡後從弟融齎酒於靈前酹酒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哀兄戒貪佞

唐元德秀死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吾大夫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畆之地十尺之宅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紈綺粱肉之徒也

召弟託子孫

唐李勣弟弼為晉州刺史上以勣疾召為司衛卿使省視勣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列子孫於下將罷



謂弼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言故召汝一訣爾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户將以貽後悉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謹察之其不厲言行交游非類者急撾殺之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

喪夫

禮喪大記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

獨用帷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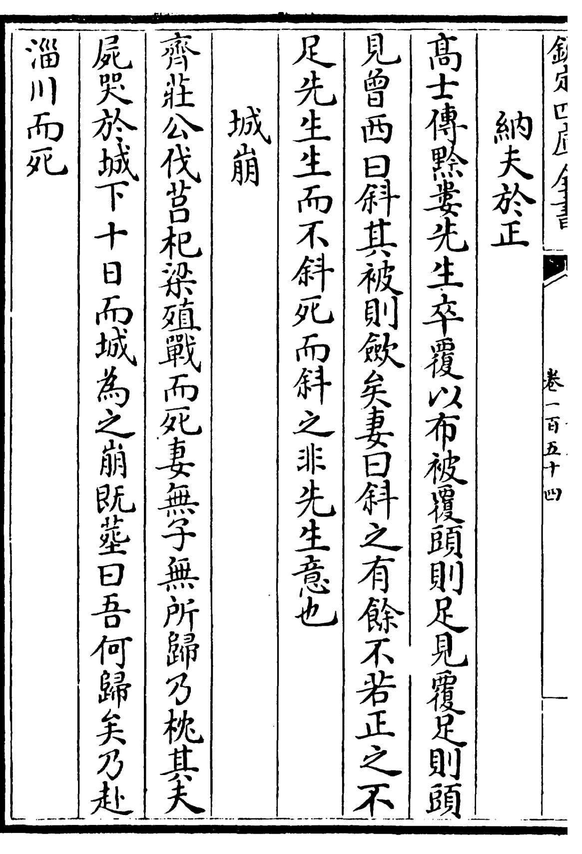
檀弓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注云禮朝夕哭殯之時必褰開其帷敬姜哭其夫穆伯之殯乃以避嫌而不復褰帷自此以後人皆效之故記者云非古也

不受郊弔

見妻

哭夫以禮

檀弓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注云哭夫以禮哭子以情中以節矣故孔子美之



納夫於正

高士傳黔婁先生卒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

城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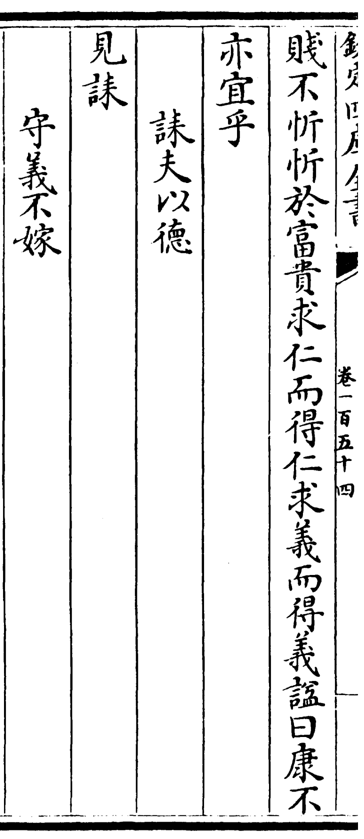
齊莊公伐莒杞梁殖戰而死妻無子無所歸乃枕其夫屍哭於城下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乃赴淄川而死

俗變

孟子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謚夫以康

黔婁先生死其妻以康為謚曽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妻曰昔先生君嘗授之以政以為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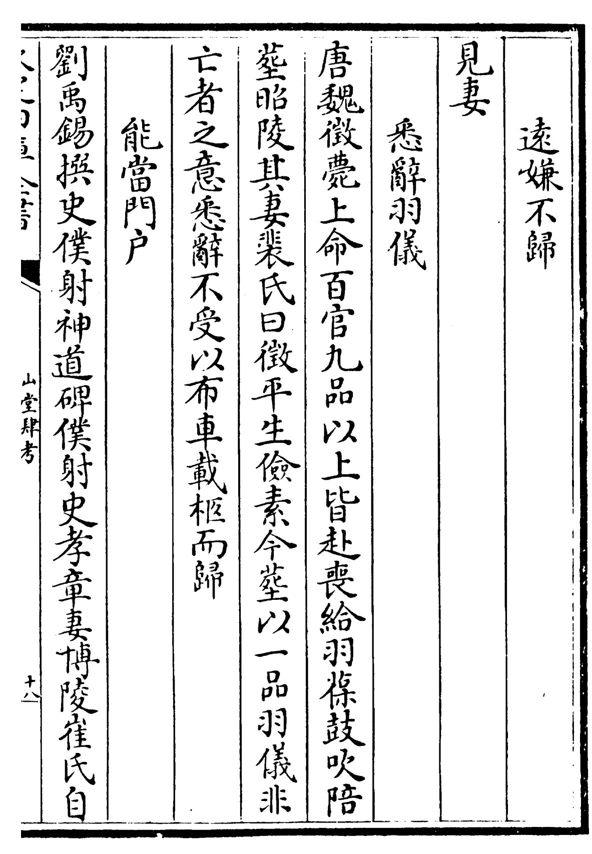
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謚曰康不亦宜乎

誄夫以德

見誄

守義不嫁

詩鄘風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作詩自誓



遠嫌不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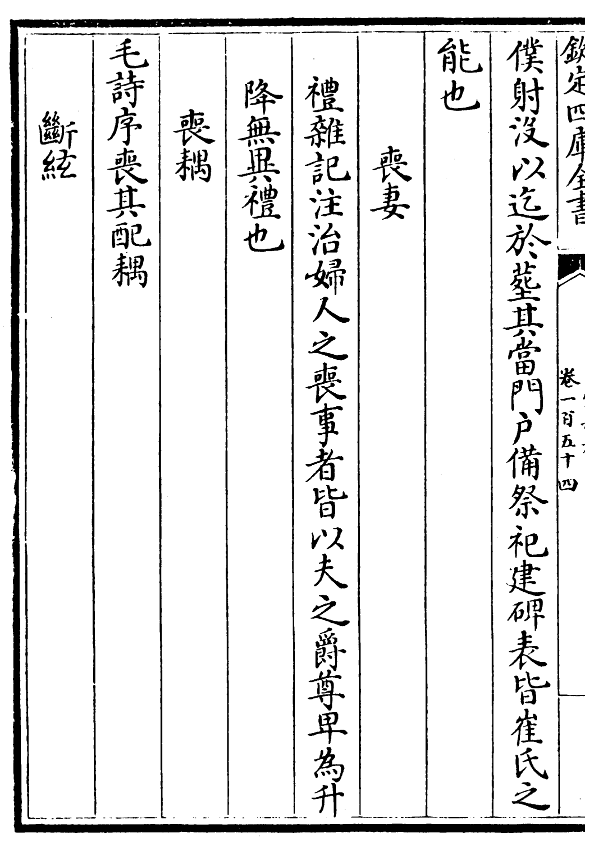
見妻

悉辭羽儀

唐魏徵薨上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亡者之意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歸

能當門戶

劉禹錫撰史僕射神道碑僕射史孝章妻博陵崔氏自



僕射没以迄於塋其當門户備祭祀建碑表皆崔氏之能也

喪妻

禮雜記注治婦人之喪事者皆以夫之爵尊卑為升降無異禮也

喪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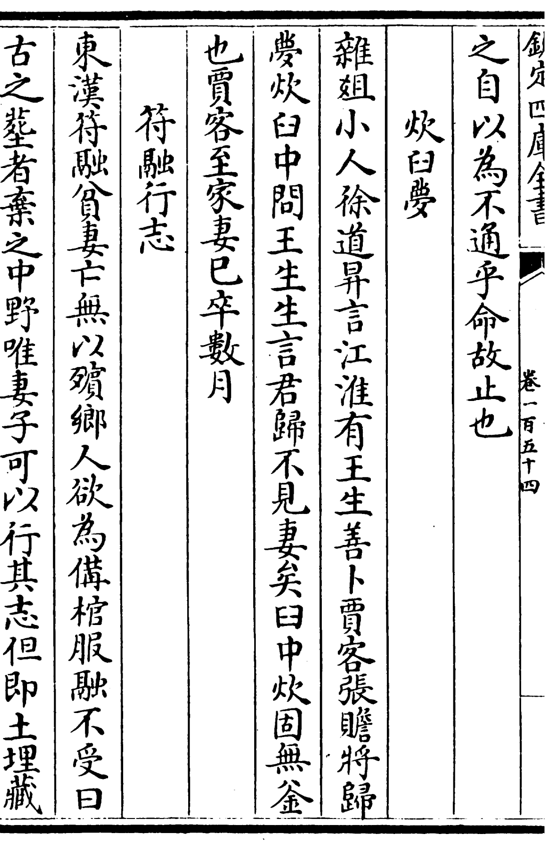
毛詩序喪其配耦

斷絃

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故世俗夫喪妻者曰斷絃言如琴瑟之斷其絃也復娶者謂之續絃又孟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隋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云深深瘞玉鬱鬱埋香

鼓盆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



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炊臼夢

雜俎小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生善卜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固無釜也賈客至家妻已卒數月

符融行志

東漢符融貧妻亡無以殯鄉人欲為備棺服融不受曰古之瘞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其志但即土埋藏

而已

荀粲傷神

魏荀粲字奉倩常曰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聘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艷色冬月嘗病熱粲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不哭而傷神嘏曰子之娶也遺才而存色此自易遇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易可遇也痛悼不已歲餘亦卒

不敢復娶

漢王吉之子駿為少府妻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曽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復娶

不能止哀

宋劉廷式未第時議娶既第而妻瞽卒娶之後廷式倅密州而妻死式喪之踰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蘇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廷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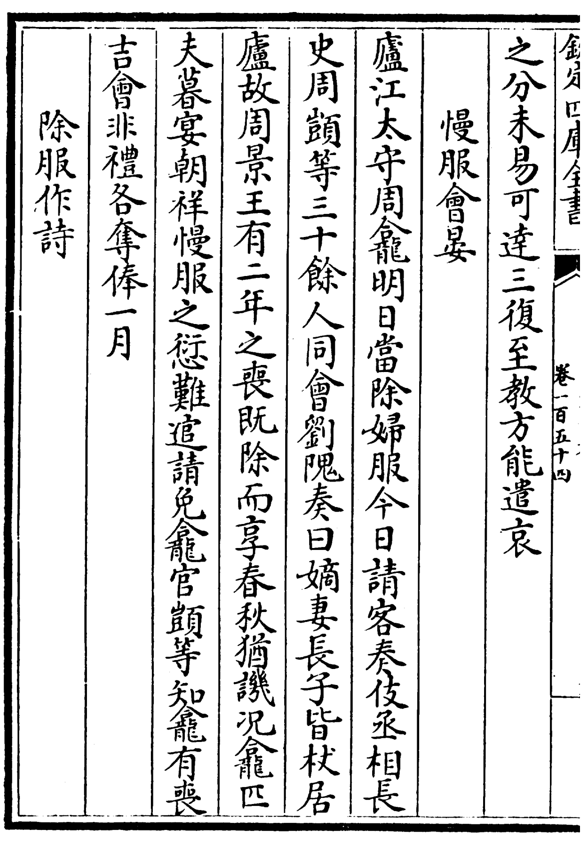
哀色衰愛弛吾哀亦亡則凡揚袂倚市目招而心挑者皆可以為妻耶軾深感其言

本心豈違

魏管寧妻卒知故勸再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

悲情頓釋

宗少文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亡後少文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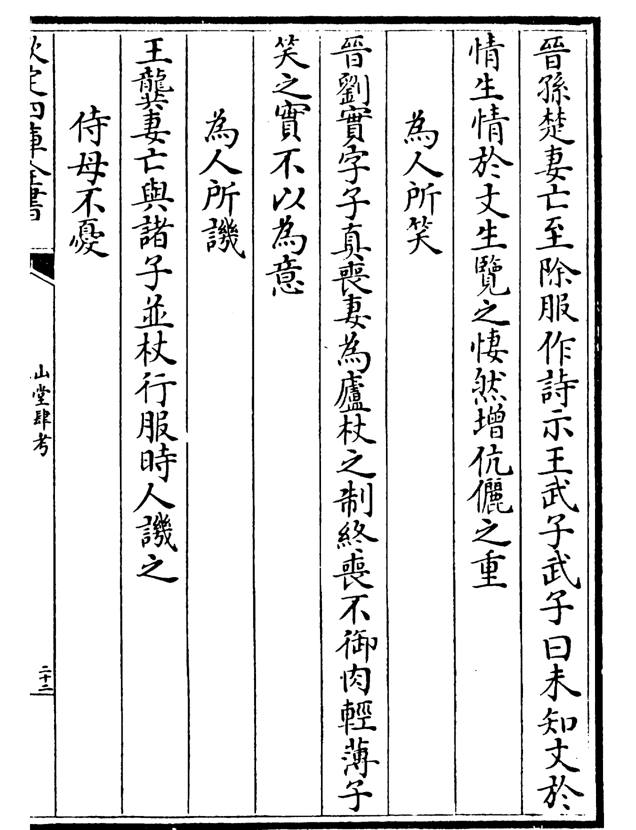


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慢服會晏

廬江太守周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劉隗奏曰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享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難逭請免龕官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各奪俸一月

除服作詩



晉孫楚妻亡至除服作詩示王武子武子曰未知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為人所笑

晉劉實字子真喪妻為廬杖之制終喪不御肉輕薄子笑之實不以為意

為人所譏

王龔妻亡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譏之

侍母不憂

六帖李畬妻亡時母病恐母悲傷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朝夕省侍無憂色

抱兒以泣

韓愈弔武侍御畫佛文曰唐武侍御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鞶鞶悅於亡月十五日出陳之抱嬰兒以泣有浮屠者諭之曰是豈有益耶吾師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西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能圖是佛而禮之往生莫不如意韓愈聞而弔之曰

圖西方人兮道之勤以妥塞悲兮慰新魂

傷往賦

劉禹錫傷往賦序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夭閼弗遂也作賦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賦曰寶瑟僵兮絃柱絶瑤臺傾兮鏡奩空閱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翫服㒯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又黄山谷

著悼往賦

悼亡詩

白樂天悼亡詩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手攜稚子夜歸院月冷房空不見人又潘岳悼亡詩如彼投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遊川魚比目中驚拆春風緣隙来晨霤承簷滴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喪子

請車

論語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封篋

晉王導甞還臺其子悅未甞不送又為襞斂箱篋中物悅亡導還臺至常送處必慟哭至臺其母封篋不忍開之初悅為中書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一皆藏閉及悅疾篤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是何人曰僕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導因與之食食畢謂導曰中書命盡非可救也言訖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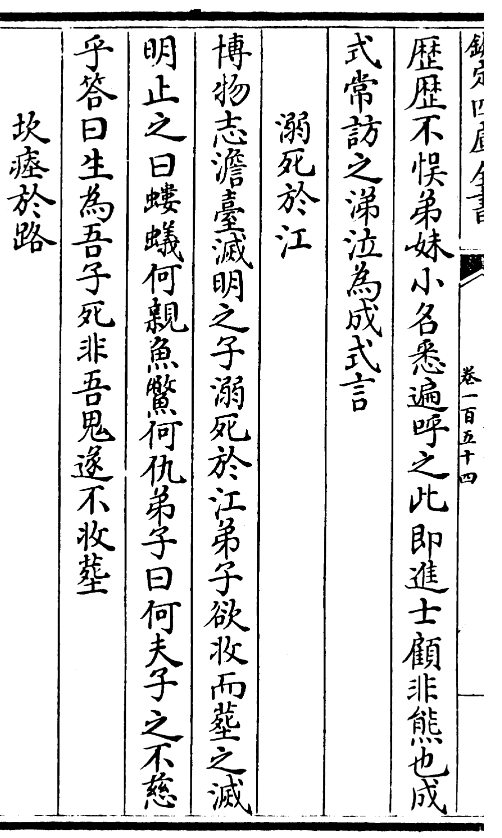
見悅亦殞絶

哭子喪明

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泣子成血

雜俎顧況字逋翁姑蘇人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别其子聽之感慟因自誓當再為顧家子經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已後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滿側惟語不得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叙前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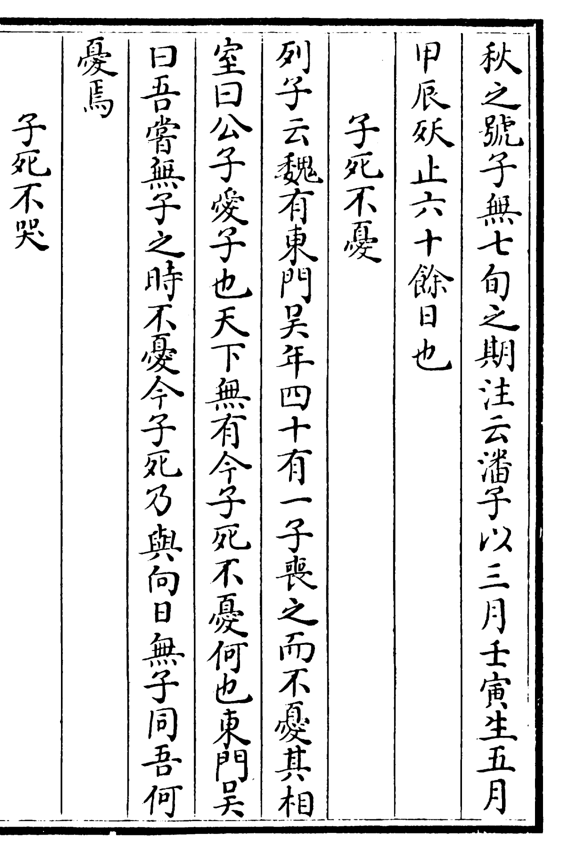
歷歷不悮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此即進士顧非熊也成式常訪之涕泣為成式言

溺死於江

博物志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滅明止之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答曰生為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

坎瘞於路

潘安仁西征賦殀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



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注云潘子以三月壬寅生五月甲辰殀止六十餘日也

子死不憂

列子云魏有東門吳年四十有一子喪之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日無子同吾何憂焉

子死不哭

檀弓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將以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悔無日磾之明

東漢楊彪位至太尉見漢祚將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年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答曰悔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按

漢書曰磾子兩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帝側弄兒或自後擁帝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其後弄兒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戯日磾適見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

嘆無延陵之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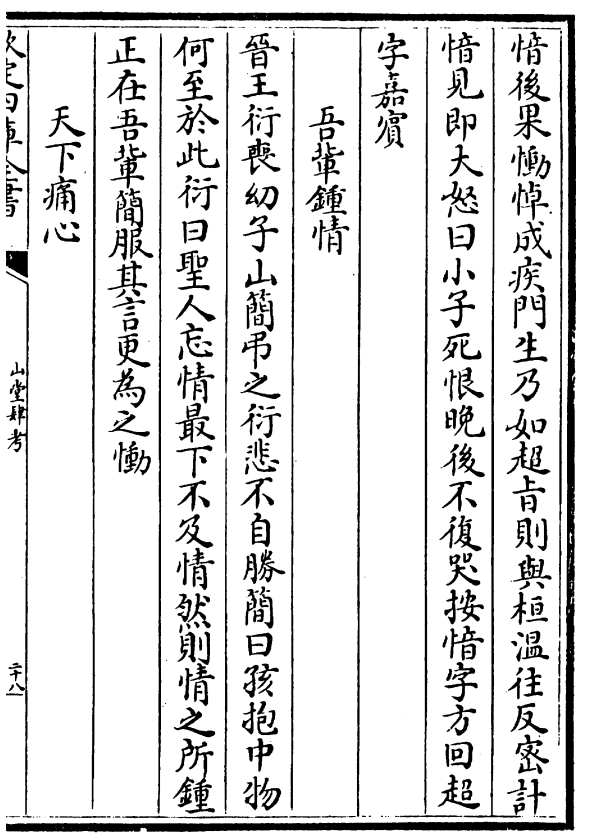
豫章太守顧劭雍之子也在郡卒雍時盛集僚屬圍棊外啓信至乃無兒書雖神色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流血沾襟客散方嘆曰已無延陵之髙豈可使有喪明之責於是割情散哀顔色自若

感念亡兒

世說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亮兒婦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大恨亡子

續晉陽秋郗超黨戴桓氏為其謀主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家君年尊必以傷感而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


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温往反密計愔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按愔字方回超字嘉賓

吾輩鍾情

晉王衍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吾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天下痛心

晉陶侃子瞻為越騎與卞壺同死於蘇峻之難王愆期謂侃曰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為公痛心況慈父乎

二子同亡

晉王祥二子烈芬同時而亡將死時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二子俱有焉

三子盡失

唐孟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盡失之幾老念無後以悲

友人韓退之推天假其命以喻之

喪子混元

晉魏舒子混元先卒朝野咸謂陽元悲必過慟陽元退而嘆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遂不復哭

喪子崔兒

白樂天喪子崔兒詩云書報微之晦叔知欲題崔字淚先垂文章千秩官三品身後傳誰庇廕誰劉禹錫吟白詩愴然寄題云吟君苦調我沾纓能使無情盡有情四

望車中心未釋千秋亭下賦初成庭梧已有雛棲處池鶴今無子和聲從此期君比瓊樹一枝吹折一枝生後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為之後

喪師

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廬塚

史記孔子喪魯城北泗上弟子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

唯子貢廬於塚凡六年

飾棺

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注云孔子之喪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爲盛禮備三王之制以章明志識焉

奔喪

東漢桓榮字春卿師事九江朱普普卒榮乃奔喪負土成墳

行服

魏王朗師事楊賜賜卒棄官行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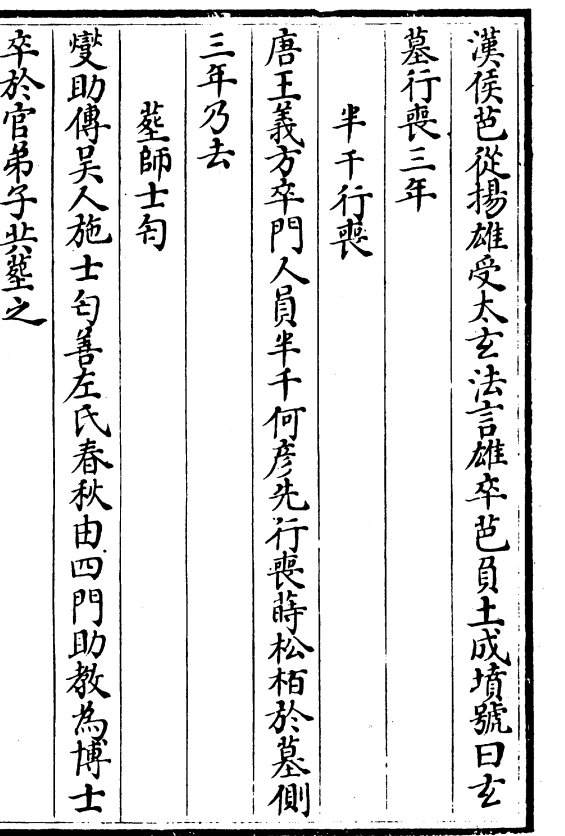
弟子服斬

郭禹師事郭荷荷卒禹服斬居廬

弟子服縗

江南野史江夢孫集門生講釋經義後夢孫卒年八十五塟之日自遠方至者幾千人而服縗者百許

侯芭行喪



漢侯芭從揚雄受太玄法言雄卒芭負土成墳號曰玄冢行喪三年

半千行喪

唐王義方卒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蒔松栢於墓側三年乃去

蔡師士匄

爕助傳吳人施士匄善左氏春秋由四門助教為博士卒於官弟子共瘞之

瘞師吳章

西京雜記云敞字幼孺在吳章門下章被王莽所殺無敢收瘞者敞稱章弟子收瘞其屍於龍首山南嶺下將軍王舜高其節比之欒布薦為諫議大夫

給假舉哀

宋江休復字鄰幾嘗言胡翼之凶訃至京師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近時無復此事

出俸修供

蘇東坡訃至京師王定國李豸皆有䟽文張耒時知頴州聞坡卒出俸於薦福寺修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謫房州司馬按耒字文潛蘇門四學士之一也

祭享惟謹

輟耕錄俞長孺字觀光越之新昌人為寧國路儒學教授檇李顧德玉字潤之甞從觀光先生學先生無子甞語人曰吾昔寢疾於杭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為之

感動弗忍受金我行且老必托之以死後訪醫吴中疾革趨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檇李潤之奉其屍歛於家衰絰就位士人為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明年瘞於海鹽近顧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師歛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死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非家歛之將屍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為也聞者歎服

喪瘞致誠

見義士

喪友

儀禮注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

無質之悲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

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吾無與言之矣又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爲語也

祝予之嘆

世說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祝予之嘆如何可言按公羊傳子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按孚乃欣從祖故云賢從

為友奔喪

東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為郡功曹其友張劭字元伯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省視之劭臨盡嘆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非死友耶劭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劭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日塟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覺寤悲嘆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便具朋友之服馳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肯前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棺移時見有素

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棺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千人皆為揮涕范執紼引柩喪乃得前

為友報讐

東漢郅惲字君章友人董子張父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復惲即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遂死

慟哭竇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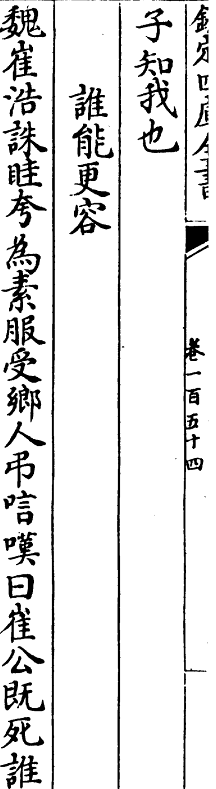
東漢陳蕃竇武為中官所害郭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致酹黃瓊

皇甫謐高士傳徐穉字孺子仁讓聞於天下黃瓊辟為公府不詣黃死穉負笈徒步三千里到瓊墓致酹

無與為善

鄭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無與為善矣唯夫



子知我也

誰能更容

魏崔浩誅睦夸為素服受鄉人弔唁嘆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睦夸

過壚而嘆

世說晉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黄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與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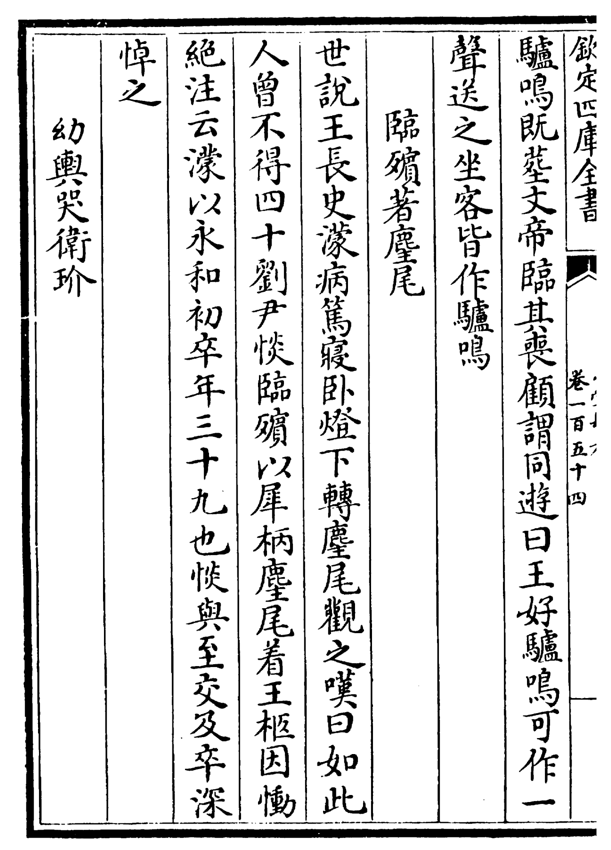
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聞笛而悲

見故人

向牀作驢鳴

世說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知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荊後來臨屍慟哭賔客無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今我為作體似真聲賔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又王仲宣好



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謂同遊曰王好驢鳴可作一聲送之坐客皆作驢鳴

臨殯著麈尾

世説王長史濛病篤寢卧燈下轉麈尾觀之嘆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劉尹惔臨殯以犀柄麈尾着王柩因慟絶注云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也惔與至交及卒深悼之

幼輿哭衛玠

晉洗馬衛玠以永嘉六年六月二十日亡塟南昌城許徵墓東玠初甍謝幼輿鯤發哀於武昌慼慟不自勝人問子何恤而致哀如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

楊素誄栁弘

北史栁弘字匡道博涉羣書辭采雅贍與楊素為莫逆交栁卒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頴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

絶絃終身

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俄頃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終身不復鼓之按伯牙姓余字伯牙

鼓琴數回

晉顧彦先榮平生好琴及喪家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徑上牀鼓琴作數回竟撫琴曰彦

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靈前酹酒

北史夏侯夬字元廷魏驃騎將軍道遷子也姓好酒與南人辛諶江文遥終日酣飲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燕儻或有知庶共為樂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酹酒爾日天陰室中微暗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

墓旁賦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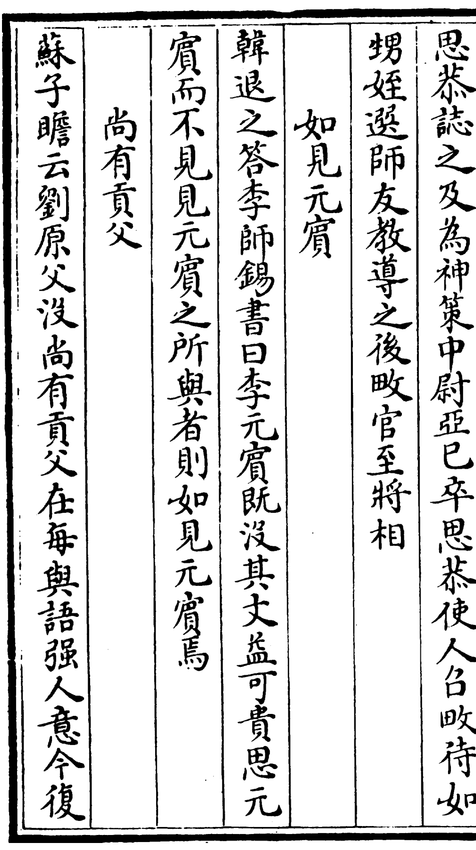
北史裴茂伯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性嗜酒致殞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於墓旁致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酬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在晉陽亦作詩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誕傲謂收詩頗得其實

嫁遺孤女

唐劉晏與鄧景山友善景山卒家寒晏屢經紀之嫁其孤女又李元為河陽節度使韓充為牙將未幾元領宣武㕥充主親兵元謂充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無足累君者二女方幼願以為托遂辭去後元沒充為嫁二女周䘏其家

教導孤兒

唐鄭畋字台文父亞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為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送於郊自以



衰年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為念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為神策中尉亞巳卒思恭使人召畋待如甥姪選師友教導之後畋官至将相

如見元賔

韓退之答李師錫書曰李元賔既沒其丈益可貴思元賔而不見見元賔之所與者則如見元賔焉

尚有貢父

蘇子瞻云劉原父沒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强人意今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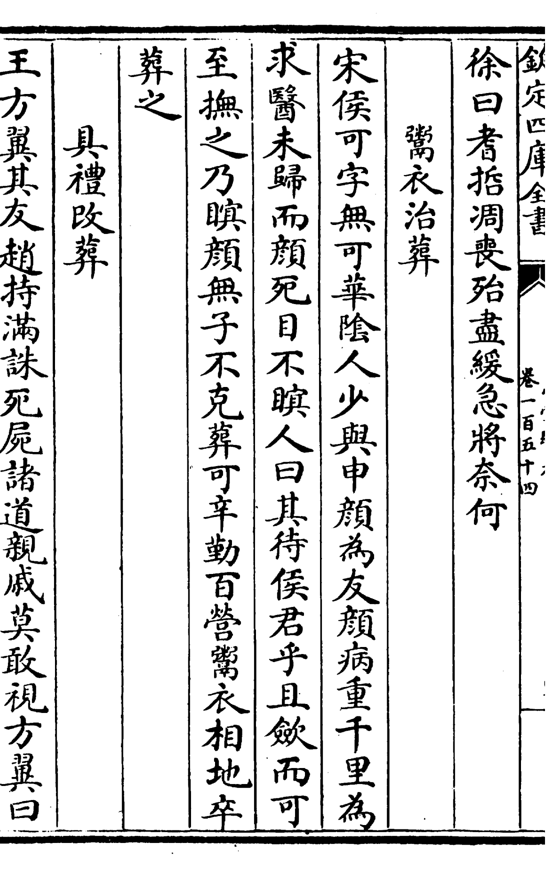
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

縉紳流涕

東漢蔡中郎死縉紳諸儒莫不流涕鄭康成聞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賓客抆睫

元祐黨籍皆一時名賢逮宣和中往往多在鬼録獨劉器之范德儒二公在未幾器之訃至晁以道對賓客誦南嶽新推天柱峯之句至哽咽不得語客皆抆睫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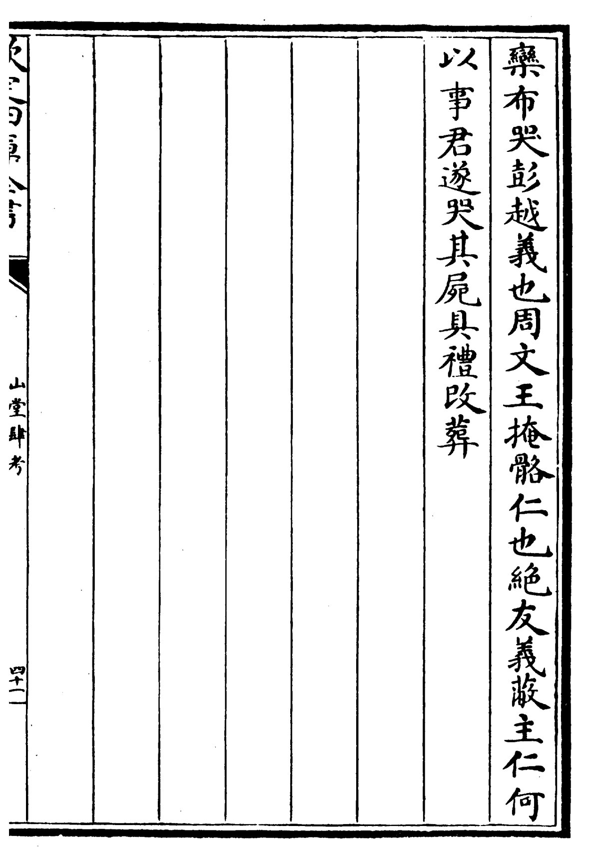
徐曰耆指凋喪殆盡緩急將奈何

鬻衣治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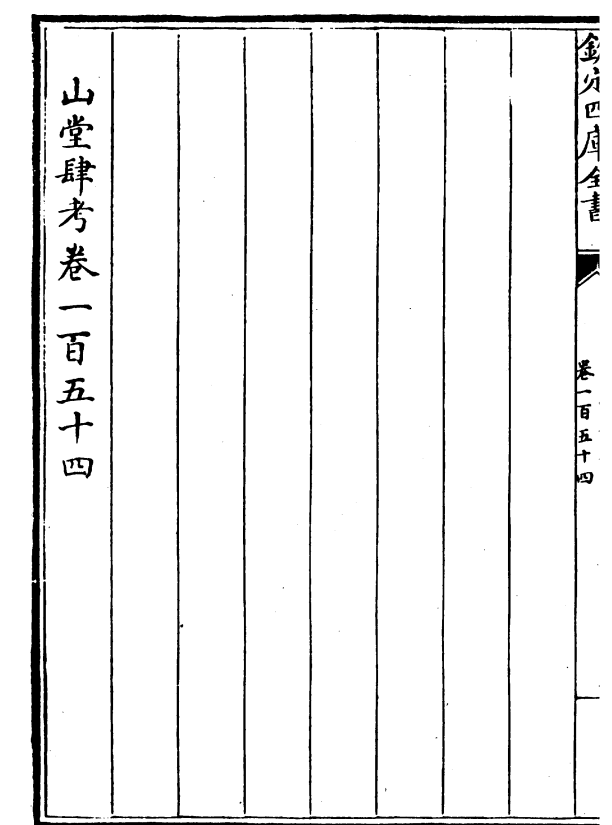
宋侯可字無可華陰人少與申顔為友顔病重千里為求醫未歸而顔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歛而可至撫之乃瞑顔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地卒葬之

具禮改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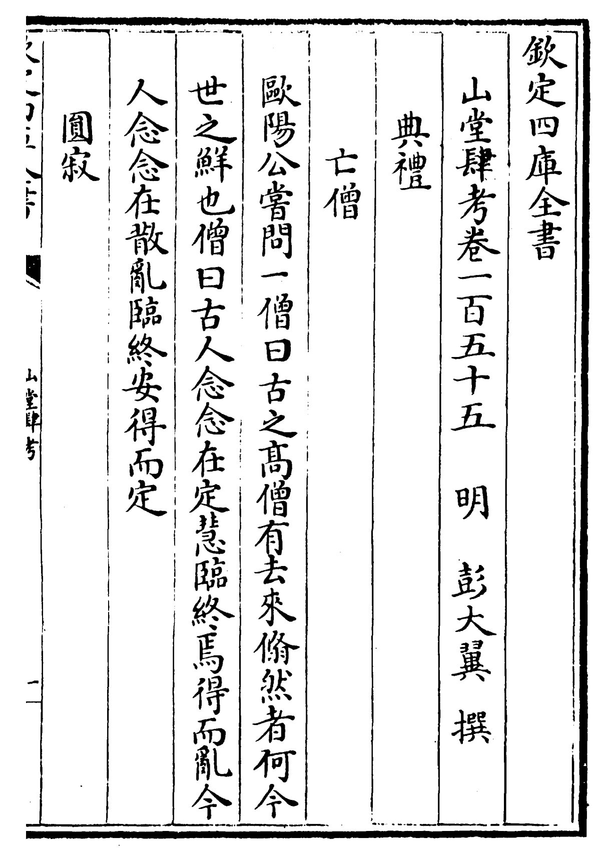
王方翼其友趙持滿誅死屍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



欒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絶友義蔽主仁何以事君遂哭其屍具禮收葬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四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五　明　彭大翼　撰

典禮

亡僧

歐陽公嘗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

圓寂

傳燈録洞山良价和尚將圓寂謂衆曰離此殻漏子向什麽處與衆相見衆不對儼然坐化按僧亡曰圓寂又曰順寂

荼毗

釋氏要覽僧亡曰荼毗或曰耶維或曰闍維天竺第九祖入滅衆以香油旃檀闍維真體闍維即荼毗謂火焚也蘇東坡宿曹溪借傳燈録讀燈花落燒一僧字即以筆記牎間曰曹溪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荼

毗一箇僧

倚鍾而化

白陽禪師號偎林姓王氏臨川人唐元和中出家于白陽院修行勤苦一日忽倚鍾而化人推之仆地折齒尸自起立里人投其尸于水三日復流故處人異之塑其骨而祠焉

聞笙而寂

僧元照錢塘人自幼出家博究窮宗尤工楷隸吟咏得

風騷體一日聞空中笙簫聲遂歸寂焉

命立佛像

傳燈録南齊善惠大士降于婺州傳宣慈家納劉氏女妙志生子普建普成二人梁武帝時會天竺僧達磨號嵩頭陀謂大士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寳蓋大士笑時有法師聞法悟解言我師乃彌勒佛應身耳大士呵之後于松山雙林寺修行感七佛相隨釋伽

引前維摩接後及嵩頭陀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兜率待我決不可久留也謂弟子曰吾去即焚吾尸上建浮屠以彌勒佛像處其下

命送巳尸

三山小牘僧從諫卒遺言送尸于建春門外尸陁林施與鳥獸為食三日後人往視之體貌如生林在王舍城側凡死人多送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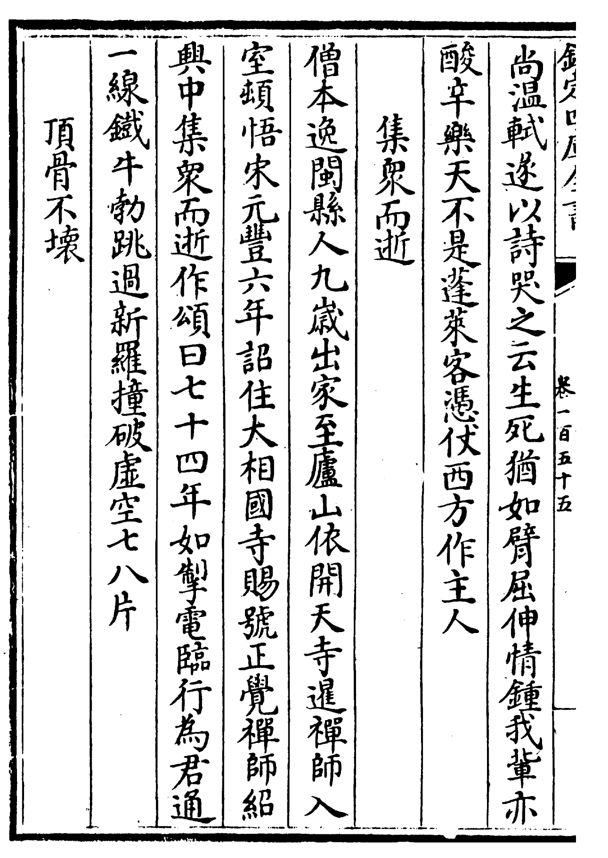
革履猶存

傳燈録達磨潛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端居而逝葬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過獅子葱嶺見達磨手携隻履翩翩而往雲問師何往師曰往西天去又謂雲曰汝王已厭世間雲聞之茫然别師東邁暨復命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宋雲具奏其事帝命起壙惟一革履存焉

金棺如故

傳燈録釋伽佛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伽黎衣傳法

與摩訶伽葉說無常偈曰諸法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
已寂滅為樂諸弟子以香薪荼毗之燼後金棺如故高
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得舍利八斛四斗世尊
滅後一千十七年漢明帝永平中教至中夏
合掌而化
僧海月名慧辨華亭傅氏子父母令出家入普照寺得
法明智遂領寺事遷杭州僧正蘇軾甚髙其行一日合
掌坐化遺言須東坡至方合龕四日軾至趺坐如生頂



尚溫軾遂以詩哭之云生死猶如臂屈伸情鍾我輩亦酸辛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

集衆而逝

僧本逸閩縣人九歲出家至廬山依開天寺暹禪師入室頓悟宋元豐六年詔住大相國寺賜號正覺禪師紹興中集衆而逝作頌曰七十四年如掣電臨行為君通一線鐵牛勃跳過新羅撞破虛空七八片

頂骨不壞

唐僧雪山歙縣人始住休寧普滿寺自號覺庵及坐滅茶毗頂骨不壞得舍利數十粒

心火自灼

南唐僧何令通為國師後更名慕真一坐四十年豁然大悟宋天禧中一旦正席趺坐忽心火自灼頃刻而化其徒收舍利為塔瘞之

通路照尸

齊書趙僧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日謂弟子曰吾

今日當死壺中一大錢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條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

隱毫埋玉

東坡挽僧詩霜顱隱白毫鎖骨埋青玉皆云似達磨隻履還天竺又弔僧雲闍黎詩今來復叩户空房但颼飀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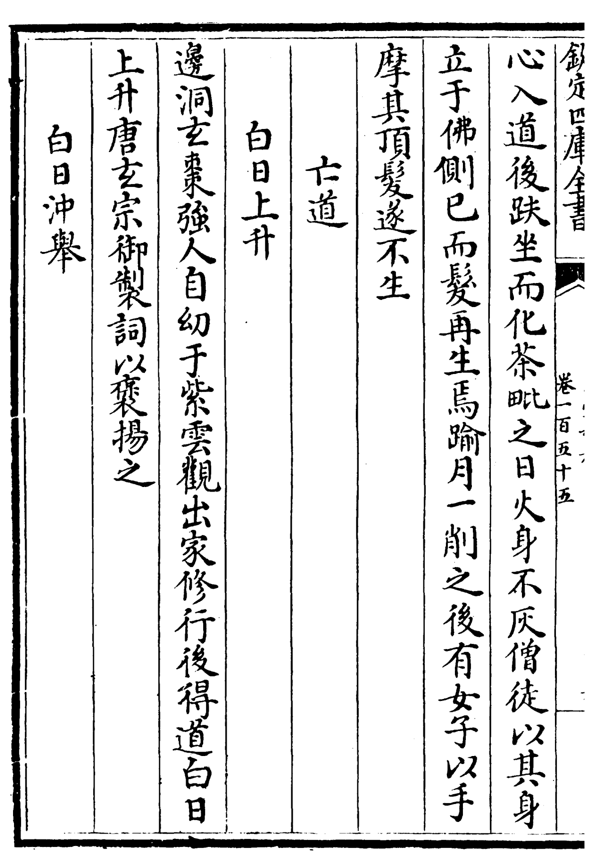
行業已滿

宋僧崇辯修行中山弟子甚衆一日謂弟子曰吾行業

已滿當歸佛道遂化弟撫其尸柔軟如生知為尸解

鬚髮自長

僧覺慶四明人自幼窮究妙典二十歲出家投禮梅峰和尚深入悟門元至元初至雲間陳源家端坐而化越三日送至茶毗之所忽徧體汗下源再請回家是夜紅光貫天停龕十日顏色如生鬚髮自長四方瞻禮者無不嘆異源改所居為蘭若漆其肉身祠之又有僧常在者遼重熙間在寶坻縣城南建彌陀佛舍結廬其傍棲



心入道後趺坐而化茶毗之日火身不灰僧徒以其身立于佛側已而髮再生焉踰月一削之後有女子以手摩其頂髮遂不生

亡道

白日上升

邊洞玄棗強人自幼于紫雲觀出家修行後得道白日上升唐玄宗御製詞以褒揚之

白日沖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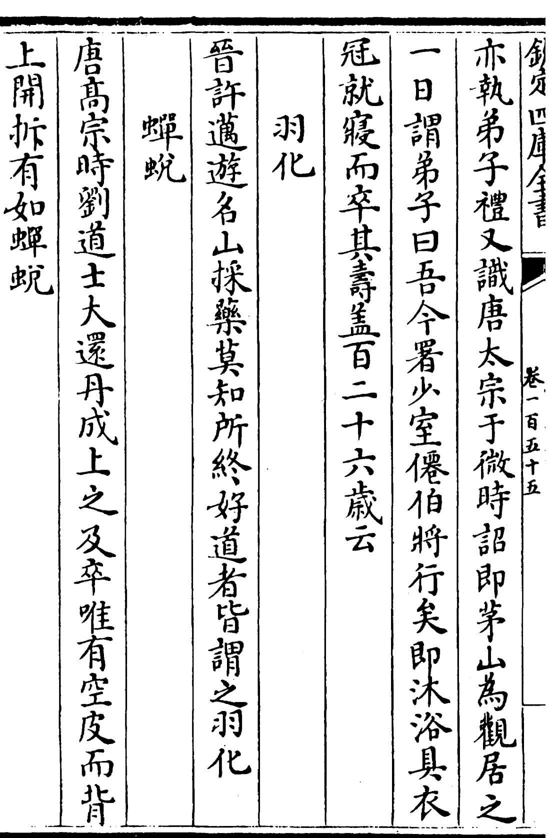
蕭綦漢末人修道天平山延壽宮善吹簫能致鳳鸞翔集號碧霄真人道成白日沖舉

詔作僊郎

續僊傳侯道華晨起飛在松頂揮手謝衆曰玉皇詔我為僊臺郎今去矣

署為僊伯

王遠知警敏通書傳陳揚州刺史曇選之子也事陶弘景傳其術為道士後主聞其名召入甚見咨重隋煬帝



亦執弟子禮又識唐太宗于微時詔即茅山為觀居之一日謂弟子曰吾今署少室僊伯將行矣即沐浴具衣冠就寢而卒其壽盖百二十六歲云

羽化

晉許邁遊名山採藥莫知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

蟬蜕

唐高宗時劉道士大還丹成上之及卒唯有空皮而背上開拆有如蟬蜕

棺中一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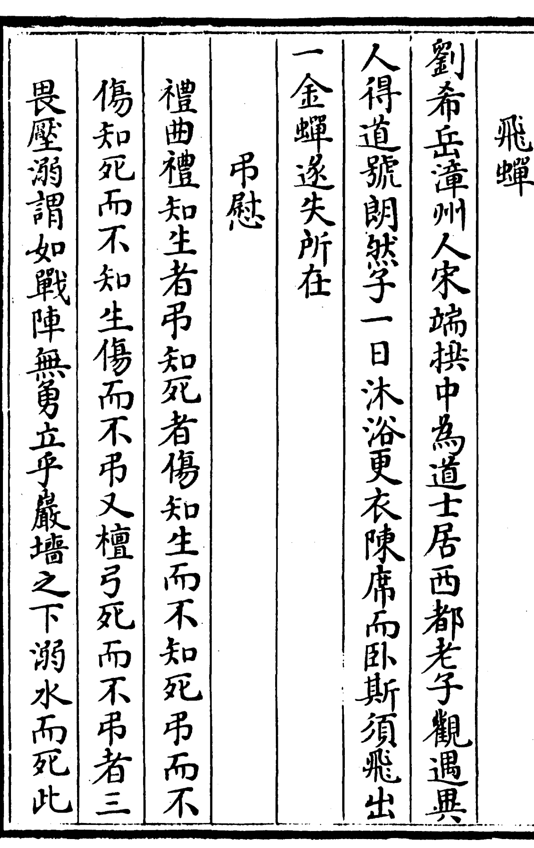
介象會稽人學道得度世禁氣術吴主召至武昌試其術種瓜菜百果皆立生象死吴主發棺視之唯一符耳

席間片紙

見道士

駕鶴

屈處靜漢祁陽人楚白公之後幼而悟道絶跡人表凡十二年一旦駕鶴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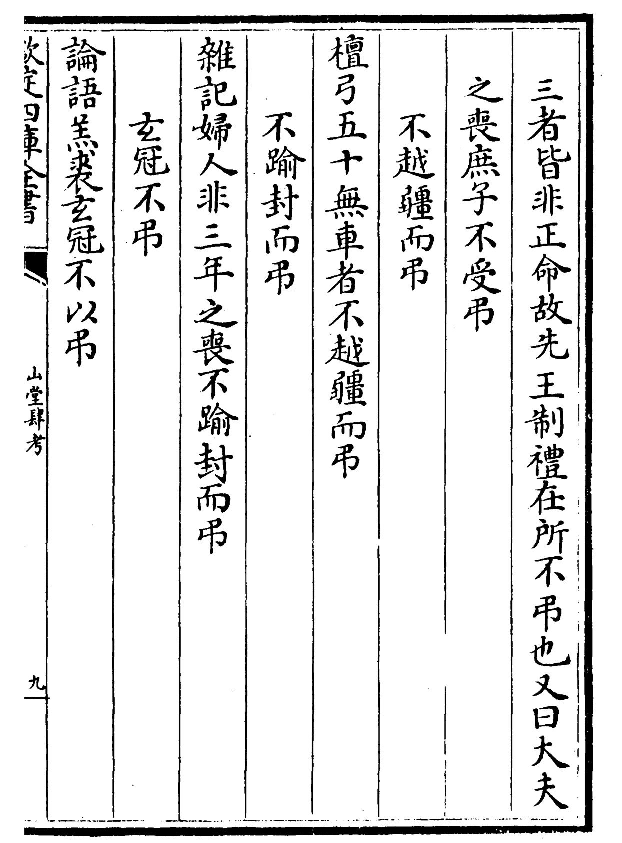


飛蟬

劉希岳潭州人宋端拱中為道士居西都老子觀遇異人得道號朗然子一日沐浴更衣陳席而卧斯須飛出一金蟬遂失所在

弔慰

禮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又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謂如戰陣無勇立乎巖墻之下溺水而死此



三者皆非正命故先王制禮在所不弔也又曰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不越疆而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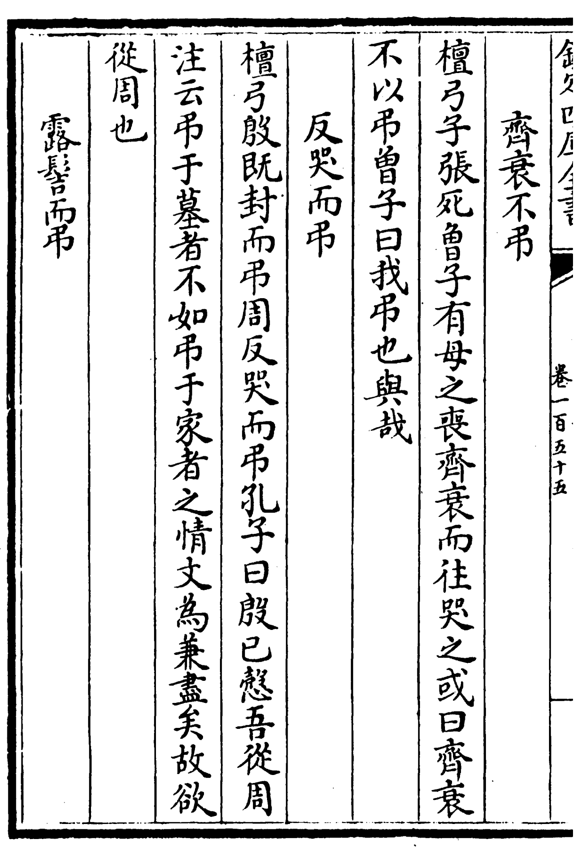
檀弓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

不踰封而弔

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

玄冠不弔

論語羔裘玄冠不以弔



齊衰不弔

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反哭而弔

檀弓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注云弔于墓者不如弔于家者之情文為兼盡矣故欲從周也

露髻而弔

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于臺鮐始也注云吉時以纚韜髮凶則去纚而露其髻故謂之髽狐鮐之戰在魯襄公四年蓋為邾人所敗髽不以弔時家家有喪故髽而相弔也

畫宮受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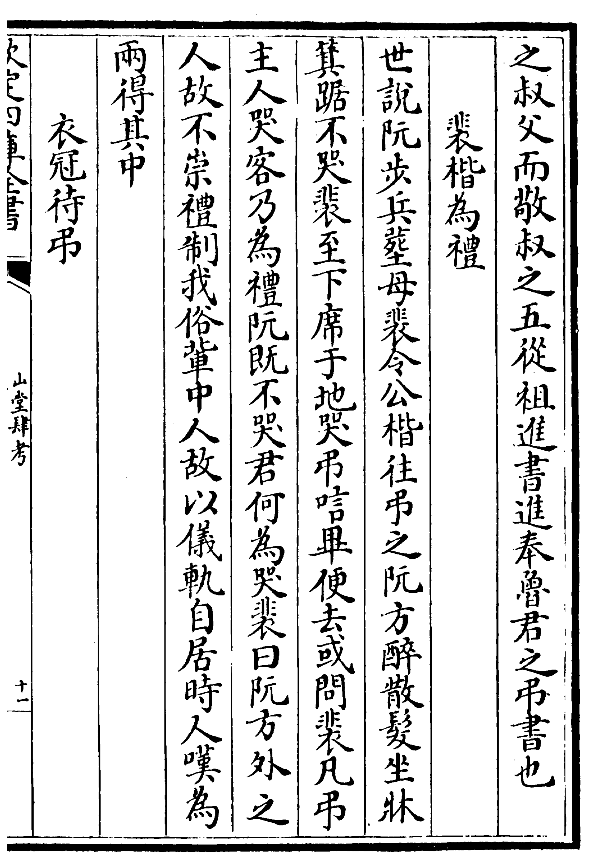
檀弓哀公使弔蕢尚遇諸道辟于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注云辟于路謂除闢道路以畫宮室之位而受弔也

設席行弔

孔帖衛大經蒲州人素善夏侯乾童聞其母卒盛暑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淡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耶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詣其家而還

敬叔進書

檀弓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注云敬叔稱惠伯為叔父懿伯則惠伯



之叔父而敬叔之五從祖進書進奉魯君之弔書也

裴楷為禮

世說阮步兵喪母裴令公楷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俗輩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嘆為兩得其中

衣冠待弔

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于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注云將軍文子即彌牟也主人謂文子之子也

裘絰入弔

檀弓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于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

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注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吉服者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之後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武吉冠之卷也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曾子徒知喪事為凶而不知始死之時尚從吉此所以始非子游而終善之也

盧前致知

東漢徐穉字孺子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致生芻一束于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將之

門外酹酒

徐孺子諸公所辟皆不就有死喪萬里負笈赴弔嘗于家預炙雞一隻以綿絮一兩漬酒晷乾徑到喪家門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用白茅為籍以雞置前酹酒畢則去不見喪主

弔賔皆是朝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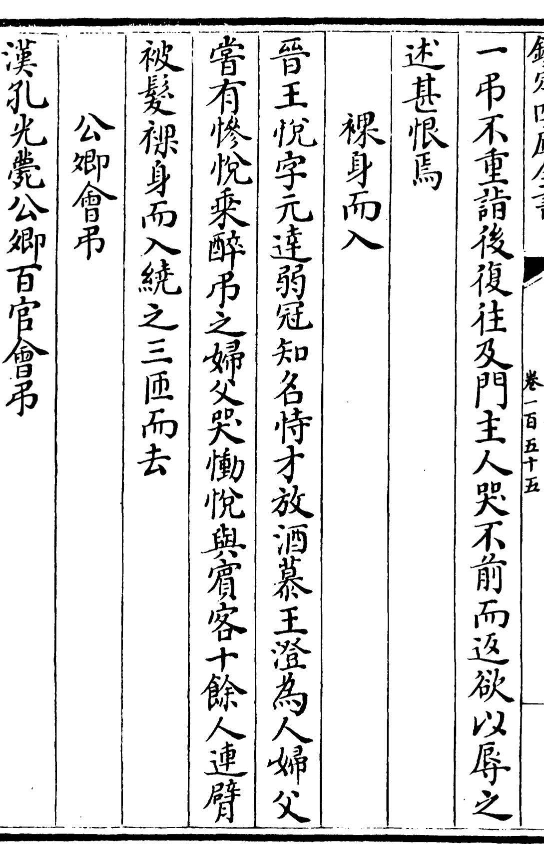
晉王祥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知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賔也

弔客不至柩室

唐齊澣母亡受弔于廬前賔客未嘗入柩室澣語人曰吾母平生非至親不升堂入室豈以存亡變禮耶

及門而返

王羲之少與王述齊名而心毋輕之述有母喪羲之止



一弔不重詣後復往及門主人哭不前而返欲以辱之述甚恨焉

裸身而入

晉王忱字元達弱冠知名恃才放酒慕王澄為人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哭慟忱與賓客十餘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去

公卿會弔

漢孔光薨公卿百官會弔

將軍遣弔

東漢陳寔卒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內奔赴者三萬餘人

匍匐弔君謨

石林燕語陳烈福州人以鄉行稱尤為蔡君謨所知然烈行怪多偽君謨母死烈往弔自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答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為類如此

麻革弔王祐

宋丁謂言嘗見常武太原王公曰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弔朱紫盈門惟徐左省鉉獨攜一麻袍革帶至客位更易後方入弔以此知士大夫具朝服臨哀弔問深不可也按太師即兵部侍郎王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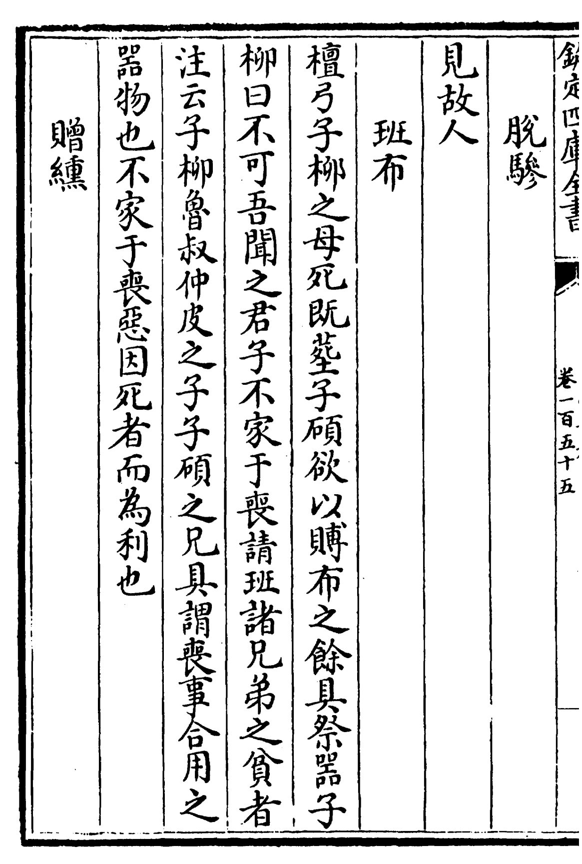
助喪

春秋說題辭知生則賻知死則賵賻之為言助也賵之為言覆也車馬曰賵貨財曰賻玩好曰贈衣被曰

璲珠玉曰含

攝馬

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于伯高注云攝貸也十箇為束每束五兩葢以四十尺帛從兩頭各卷至中每卷二丈為一箇束帛是十二箇二丈今之五匹也乘馬四馬也冉子知以財而行禮不知聖人之心則于其誠不于其物也



脫驂

見故人

班布

檀弓子柳之母死旣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注云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之兄具謂喪事合用之器物也不家于喪惡因死者而為利也

贈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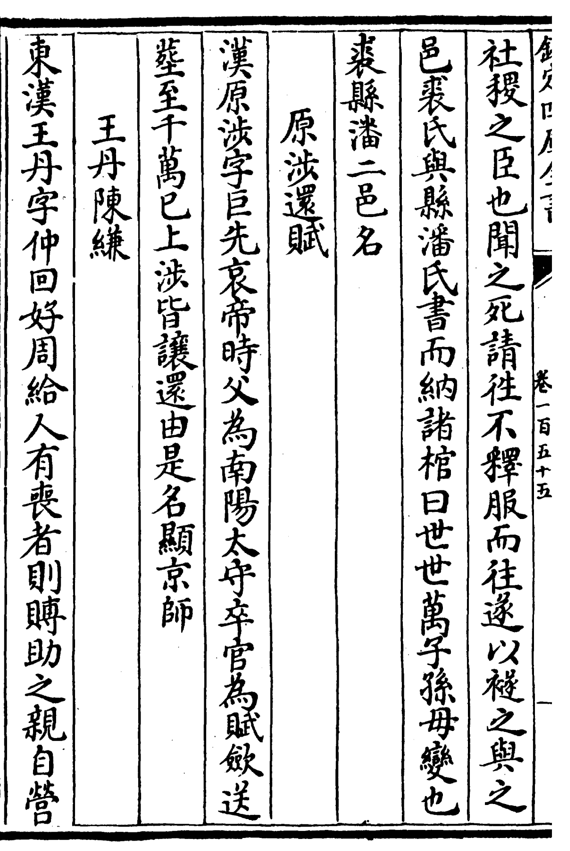
禮雜記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注云贈謂以物送别死者于椁中也

沐椁

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按沐治也

往襚

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獻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



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裘縣潘二邑名

原涉還賻

漢原涉字巨先哀帝時父為南陽太守卒官為賦斂送葬至千萬巳上涉皆讓還由是名顯京師

王丹陳縑

東漢王丹字仲回好周給人有喪者則賻助之親自營

護河南守陳遵關中大俠也其友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于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

悉辭贈賻

魏管寧字幼安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賻悉辭不受又晉王渾為涼州刺史卒故吏贈賻數百萬其子戎悉辭而不受由是顯名

不取賵遺

唐陸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賵遺一無所取惟韋皐以布衣交又先以聞故所致輙稱詔受之

奉金為具

漢朱建母死辟陽侯奉百金祱注云贈終者之衣被曰祱言以百金為衣被之具也

罄資辦事

宋河東栁先生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能塟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祐求資以辦事

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資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還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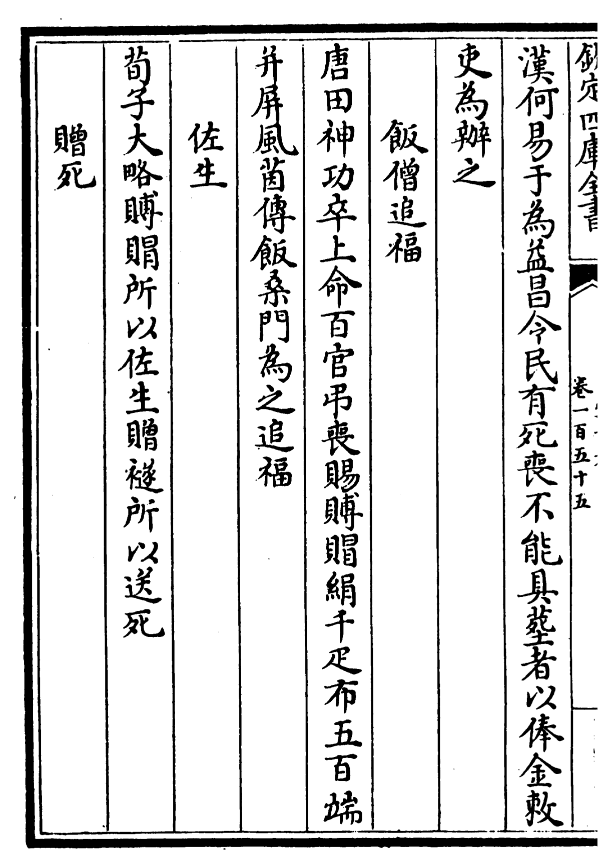
賜之粟帛

唐孔巢父卒上賜其家粟帛存恤之

給以絹布

唐房玄齡薨帝給以絹布二千段粟三千斛

敕吏辦喪



漢何易于為益昌令民有死喪不能具瘞者以俸金敕吏為辦之

飯僧追福

唐田神功卒上命百官弔喪賜賻賵絹千疋布五百端并屏風茵褥飯桑門為之追福

佐生

荀子大略賻賵所以佐生贈襚所以送死

贈死

左隱元年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非禮也

以贈分遺

蘇子瞻作李憲仲哀詞敘曰予同年友李君惇之子廌自陽翟見余于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先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饑寒為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故人梁先告老聞余將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為贐辭之不可乃以遺廌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廌者庶幾皆有以助之

作詩為助

蘇子瞻贈章居士曰章默居士字季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于人余深哀其志既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為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詩云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隣里夜淚腐茵席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遊恨與天地畢願求不毛田親築長夜室難從王孫裸未忍夏后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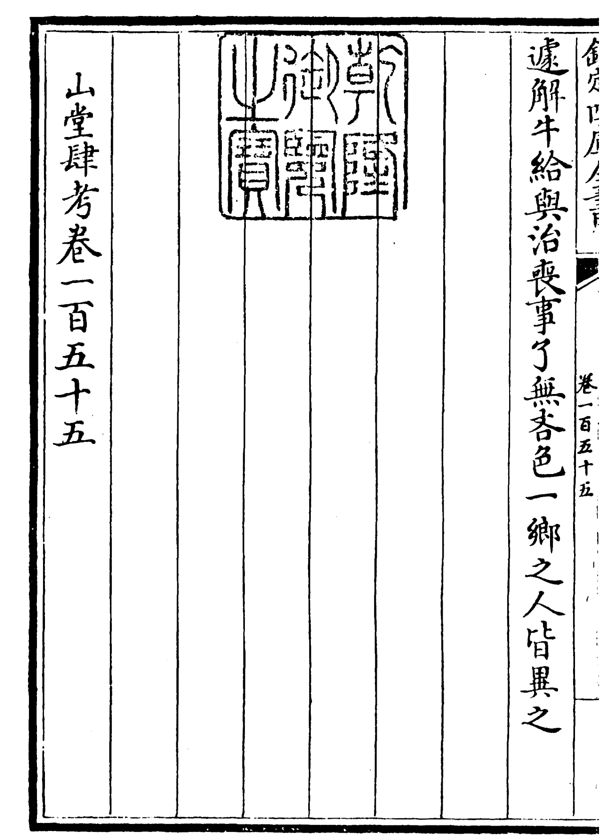
武陵多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財難甘心貧友乞不辭毛髮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真不滅誓求無生理不踐有為迹棄身屍㐌林鳥鳶任狼籍

治同門喪

唐何畨和州人居太學二十年凡同門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為之治喪

給鄉人喪

竇建德有鄉人喪親貧無以瘞者建德方耕聞之太息



遽解牛給與治喪事了無吝色一鄉之人皆異之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五